

家乡七里海盛产鱼虾,是闻名遐迩的鱼米之乡。鱼虽多,可要在大水面逮泥鳅,尤其是在冬天,也并非易事。

前些年,我跟一位叫三爷的长者同在县委机关工作。那时,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往家跑。从家里回来,三爷总是冲我炫耀:“这次回家,又逮了一篓子泥鳅。”

我不大相信,心想:冰天雪地的,又不好下网,上哪儿逮一篓子泥鳅去。

我越不信,三爷越是眉飞色舞,激将似的说:“不信吧,等回家时速速去呀!”说完,又诡秘地补充一句:“好逮着呢!”

我嘴上不服,可心里犯嘀咕:真那么好逮吗?等到星期天,就悄悄带上工具,也想试一把。到了野外,举目无边的洼淀,到处覆盖着冰雪。我一片茫然:在这样的地方逮泥鳅,岂不是大海捞针吗?我用力打开几个凌晨,用捞凌挖了半天,除捞上几条小鲫鱼、小“麦穗”什么的,连个泥鳅影儿也没看着。只好空手而回。

回到机关,三爷明知我白跑一趟,却故意问:“逮了几篓子呀?”

我默不作声。

三爷笑笑道:“你看你看,就会耍笔杆子,治鱼外行了吧!”

也许是为了证明自己说的是真的,三爷每次从家来,都带上满满一饭盒做熟的泥鳅,让大伙品尝。

我一边吃一边呛他的火:“买的吧?”

“哪能呢,海边人吃鱼,还有花钱买的?”三爷总是乐呵呵的。

为了弄清虚实,我悄悄找到三爷的邻居打听。邻居说:“三奶奶爱吃泥鳅,说泥鳅是水中人参,营养价值高,又能补中益气、清热解毒、消肿止痛,三爷一回家来就去逮。每次都是神不知鬼不觉的,等你早上起来,人家早就回来了,谁知是逮的还是买的呢!”

难道他真有那么大的本事?我有点将信将疑了。正在这时,三爷凑到我跟前,笑呵呵地说:“星期天我带你逮泥

鳅去呀!”

“太好了,正想跟三爷学两招儿呢!”我顿时高兴起来。

周日,我们带上镢、捞凌,背上篓子,直奔“大海”。走过几道河沟,在一条插着稻草的大沟边停了下来。三爷在冰雪上画了两个米多长的图形,说:“就这儿。”我不敢怠慢,抄起镢按画的道道打起凌晨,接着捞去漂漂的冰块,露出清亮亮的水。这时,只见三爷拿起捞凌使劲往水底一插,往上一端,整整一捞凌泥鳅就上来了,转身往篓



## 挖“地龙”

□于增会

子里一倒,接着又将捞凌伸到冰窟窿底下,左一摆,右一晃,一端,又是多半捞凌。如此捞了五六下,就把两个篓子差不多装满了。三爷笑笑道:“走吧。想吃,下星期再来。”我痴痴地看着。这也太神了。偌大的洼淀,他怎么就知道这儿有泥鳅?我越发迷惑不解。

三爷见我发愣,笑着说:“冬天逮泥鳅,满洼淀乱跑不行。得动脑筋。你想,泥鳅出没于池塘、洼淀,喜居静水底层。冬季寒冷时,便钻入泥土中。洼淀结冰后,冰越积越厚,泥鳅受不了压迫,自然要往深水处游动。掌握了这一规律,上冻前,选好地势,最好是四通八达的沟,在沟里再挖个二三米长的小沟,旁边做上标记,结冰后,泥鳅游进沟中可就



## 等待着风起的日子

□吴光辉

如万缕罗纱缭绕,故而又有了“烟树”之美称,到了夏天果核便会坠满枝头。毫无疑问,黄桷的一生最引人注目还是秋天的红叶。因此,黄桷树又被称为红叶树。它在太行奇峡群里比比皆是,断崖绝壁,万丈深渊,坡坡岭岭,沟沟壑壑,如火如荼,如血如丹。它们红遍了情人峰,红遍了赤叶溪,红遍了龙首崖,红遍了流水峡,红遍了神鹰岩。它们在幽静的山谷中坦然地迎接着风起的日子。

于我看来,在红叶们浓妆抹抹的浪漫和凄美之中,蕴含着一种悲剧美学的生命意义。我登太行是深秋季节,早已万山红遍,落叶缤纷,正是红叶蔚为壮观的时候。已经变冷的寒风在太行峡谷之间徘徊,我想这一阵阵轻风肯定是来给美丽的红叶报信的,风让美女一般的红叶站在她们生命的枝头在弥留之际作最后的诀别。接着一阵又一阵呼啸的山风,拉开了架势发出尖叫从山外狂奔而来,无数只红叶便纷纷告别枝头,随风在峡谷之间飞舞起来。整个峡谷群到处都是飘扬着的红叶,漫山遍野,无边无际,像是下了一场红叶雪,离别枝头的红叶在山谷的四周上下飘飞,在青褐色的岩石衬托之下彰显出它们生命的光彩。

无数只红叶伴着秋风的节奏,在峡谷之间的千米高空,上下飞舞着,左右翻转着,前后飘飞着,高低起伏着,慢慢盘旋着,飘飘洒洒,纷纷扬扬。这时,树上摇曳的,空中飞舞的,地上回旋的,全都是红叶的身影,太行奇峡群成了红叶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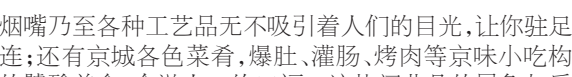
我看着这漫天红叶上下翻腾的姿态,是那么的轻盈,那么的浪漫,突然就觉得它们这时的心情压根儿就不是什么悲伤,而是那么的欢畅,那么的快乐。我想红叶们在天地之间飞翔时发出的哗哗声响,肯定是它们一路撒下的欢歌笑语。因为它们站在枝头时虽然拥有了生命,可它们与生俱来就没有自由,它们只能被牢牢地禁锢在枝条上,当它们脱落枝头之后,虽然没有了生命所必须的养分,可它们从此告别了禁锢,欢天喜地飞向自己看过了千百遍却从未去过的宇宙天地,尽管它们只有片刻的欢愉,尽管它们很快就要死去。这时,我想起60多年前太行山东麓狼牙山上的五位英雄那纵身一跳,它们义无反顾地从万丈悬崖跳落下去,就如同这红叶欢欣鼓舞地坠落枝头。眼前的红叶肯定就是英雄的魂,就是太行山的魂,否则英雄和红叶的品质为什么会如此相似?现在我真正地理解红叶至死为什么还会如此的艳丽夺目,原来它们是为了自由去作最后的冲刺。

没有月亮的夜晚,星空便显得更加璀璨夺目;没有湖海的北京,后海愈发弥足珍贵。十年京城一梦,我惟独钟爱这片后海。这是一片位于北京城正中心的碧波,春天里湖边百花怒放,夏日杨柳扶风送爽,秋风中红叶漫天飘扬,隆冬冰面笑声朗朗。喧嚣的北京,这里能让我独享一份清静,忘却心中烦恼,模糊时空岁月的分界,仿佛置身世外、处于不论魏晋的幻境。

也许是离开家乡太久的缘故,每有闲暇,我便会落在落霞洒满水面的傍晚时分,独自漫步于后海。水面散发出湿润的空气,呼吸起来沁人心脾。一阵微风拂面,让人心中泛起涟漪。夕阳的余晖泼洒在周围胡同的屋顶、房檐、琉璃瓦、铜铃、石狮和大门上,照射出黄色、红色、灰色、白色等各种漂亮的色彩,湖边相拥而坐的情侣、蹒跚前行的老人、游戏玩耍的孩童、跑步健身的男女,都一起被浸泡在这片金色的阳光中,如同流动着的电影画面,和谐而自然天成。

我始终相信每一块土地都是有灵性的,后海尤其如此。喜欢后海,因为这里静谧、安详,富于浪漫色彩而又充满着历史的沧桑感。也许是这里曾发生过太多悲欢离合的故事,也许这里是这里曾经历过太多峥嵘蹉跎的岁月,也许这是这故事和岁月都已融化进了湖水之中,才使后海显得如此灵动、独特、深沉。这里曾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一艘艘满载货物的航船从富庶的江南启程,千里迢迢航行至此,带给北京城物质上的富足;这里是历代文人墨客流连、居住的所在,他们不远万里,从各地汇聚于此,带给北京城文化上的盛宴。

今天,走进烟袋斜街,你会看到人流攒动,熙熙攘攘,各色店铺生意兴隆。来自各地的服装、字画、古玩、瓷器、



## 后海漫步

□张绍峰

烟嘴乃至各种工艺品无不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让你驻足流连;还有京城各色菜肴,爆肚、灌肠、烤肉等京味小吃构成的饕餮美食,令游人一饱口福。这热闹非凡的景象与后海的宁静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让人回想起当年京杭大运河时期后海的繁华。

沿水而行,是一条蜿蜒曲折的胡同,古老的建筑星罗棋布、朱红色的大门紧闭,门前的石狮子虽历经时光的磨砺、风霜的洗礼,却依然忠实地守护在两旁,房檐上的铜铃叮当作响,仿佛在诉说久远的故事。这里曾生活和居住过宋庆龄、梅兰芳、田间、萧军、杨宪益、郭沫若和茅盾的居所也在附近。我想他们也一定是被后海的魅力所吸引,才选择在此生活和写作的。路过宋庆龄的故居,那里曾是大

学士明珠的府邸、醇亲王载沣的花园。虽然不比恭王府(和坤宅第)的奢华,它却临水而居,花木葱茏、意境深远,别有一番清幽雅致的情趣。

当最后一丝余晖消失在远处胡同的尽头时,湖边鳞次栉比的酒吧、餐厅、商铺亮起了五彩斑斓的霓虹灯,开始它

# 新作品

杨绛



不动了,而且越积越多,几天工夫,就差不多蓄满一条小沟,等星期天来捞,不就如同探囊取物吗。这回捞着了,下星期再捞,又蓄满了。这个法子,比下网还简单,我给它起个名儿,叫做挖‘地龙’。秀才,这名字贴切吗?”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我看着他那神采飞扬的样子,也笑了。

笑过之后,我就想:三爷用挖“地龙”的办法逮泥鳅,那叫智速、巧速,能不能举一反三,推而广之,用这个原理逮别的鱼呢?于是,我找来有关养鱼的书籍,认真学习起来。机关同志见了,说我是博览群书,想当个“杂家”,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我是在研究鱼的生活习性,寻找“对症下药”的良策呢!就这样,我终于掌握了几种鱼的奥秘。

后大洼有片一望无际的稻田,稻熟季节,黄鳝可多了。可过去逮黄鳝,总是战果欠佳,有时甚至是无功而返,想美餐一顿的愿望常常落空。这回变聪明了。我根据黄鳝喜欢潜伏于泥洞的习性,研究了个“瓮中捉鳝”的办法。一个星期天,我从县城买了块猪血,回家后,带上铁锹和一个大坛子,直奔稻田,选准了一个地角,挖一深坑,将坛子摁进去,让坛子口刚好与地面持平,尔后用草做个伪装,就回家了。又到星期天,我悄悄去找布下的那个“陷阱”。到那儿急忙伸手去掏,一把就抓上两三条黄鳝,再一掏,又是两三条,也不知掏了多少下,那坛子就像个聚宝盆,越掏越多,不大工夫,竟掏了半篓子黄鳝,真让人喜出望外。

回到机关,我笑着冲三爷说:“这次回家,逮了半篓子黄鳝。”

三爷笑呵呵说:“净瞎说,黄鳝可不是好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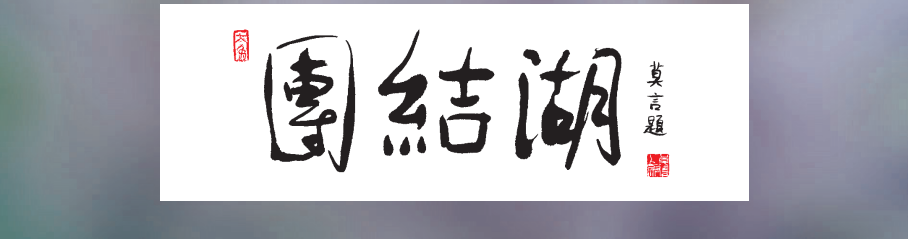
“不信吧,等回家时速速去呀!”我故意学着三爷的样子说,之后又补充一句,“好逮着呢!”

三爷愣愣地站在那里,不知是真作假,直到我把前后经过如实说了一遍,他才恍然大悟,哈哈大笑说:“还是秀才聪明呀!”

“这法子呀,还是受三爷启发想出来的呢!”说完,我也哈哈大笑起来。



七里海鸟岛 于增会 摄



## 兴国山歌

□刘福君

山歌长在山里 才是山歌 山歌越唱越嘹亮 每一个山谷都是 回音壁	成为走向未来的路标 兴国 兴国 为了新中国 一语中的
当年小小兴国县 二十万人口 有九万多人参加了红军 二万五千里长征路 每一公里 就有一名兴国籍的烈士	难怪啊 兴国的山歌一直红到今天 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 十送红军 是送,也是召唤 红军的灵魂

们喧闹的夜生活。北京的夜要比白日里美,后海的夜晚更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独特。沿湖的大树、明暗的灯火、古老的建筑,和谐地倒映在湖中,在夜色的掩映下显得模糊不清,像是一幅印象派大师的画作。远处酒吧的霓虹灯虽然璀璨,却不扎眼;胡同深处的灯火,更像是盏盏老式的煤油灯;湖边路灯的亮光是懒洋洋的,犹如在上面蒙了一层雾气。湖面上叶叶扁舟,往来如梭,人们在上面欢声笑语,欣赏这迷人的夜色。抬头仰望,远处的天空闪着明亮的淡黄色,是不是万家灯火照亮了那里的天空? 西边的天空则暗淡许多,也许那里的人们习惯早睡吧? 只有后海上方的夜空纯得如墨一般的黑,在两边的亮光中,反倒显得更加醒目了。有几颗星星在上面点缀着,不多也不亮,却是恰到好处。

夜色更浓了,后海静静地躺在那里,湖边杨柳低垂的枝叶洒入水中,远远望去竟如一个身姿绰约的美人,仿佛在诉说她过去的故事。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每个时期都赋予了后海不同的历史地位和使命。她的生活充实而更有价值,带给人们快乐的同时也在编织着自己的故事。人们在这里抛去世俗的烦恼,带来身心的愉悦。时间只会增加后海迷人的魅力,而不会改变她如画的容颜。当你来到她的身旁,她便会抚慰你心灵的伤痛和精神的迷失,就像在浓浓夜色中为你亮起一路路灯。

远处传来阵阵瑟瑟之音,水面上荡来一只竹篷木舟,古朴却还雅致。演奏的人是一位妙龄女子,她身着古装、头挽发髻,纤纤细指轻轻拨动着琴弦,弹奏出动人的旋律,令人沉浸其中。恍惚间,使人好似身处烟雨江南的秦淮河上,耳畔响起“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

“沉潜”这个词,如今在我们的生存词典里是愈来愈难找了。实际上,这个词在我们今天的文学词典里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找到。但在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的一部皇皇巨著里,读者一定能读懂“沉潜”这个词的全部含义,并对这本书的作者马力所独具的沉潜精神肃然起敬。

这本书的名字叫《中国现代风景散文史》,分上、下两册,近百万言。古柏曾精到地为之计算过,全书以1919年至1949的现代中国为时限,“其中进行过具体作品点评的作家,不下200位,而列出专门章节或以较大篇幅加以分析论述的,亦近百人”;“至于全书涉及的作品数量,仅统计上中下三编所附的‘风景散文书目’,即多达618部。而‘导论’一节,在不长的篇幅里,竟庐陈了100多位作家的数百篇作品”。如此体量的“风景”,非“沉潜”数年甚或数十年,焉能独自完成? 任何人观此书,首念及此,焉能不对马力所坚守的这种沉潜精神肃然起敬?

刘德谦曾赞誉“马力的这份有关中国现代风景散文的研究,实在不愧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填补空白’之作”。此言自是不虚。但甚有必要继续思忖,新中国成立至今已经半个多世纪,无数的专家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成果早已汗牛充栋,那其中的“空白”又怎能是轻易可以“填补”的? 可以说,非沉潜者,不能步入此胜任之门也。

王彬亦曾赞誉马力“是一个优秀的散文作家,而且进行理论研究,是一个难得的两栖人才”。王彬此言不由得让人想到,《中国现代风景散文史》确是一部颇有特色的“两栖”之作,它不仅具有一般史著的严谨、完整的体制,而且富有文学内涵的感性叙说。这二者的有机结合,不仅需要一定的沉潜时间,更必需相当的沉潜功夫。而马力在此著中,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天衣无缝,了若无痕。这就好比马力有一双“隐形的翅膀”,韵味悠悠地在《中国现代风景散文史》中自由飞翔。

众评家眼里的马力“沉潜”若此,那么,马力的“自供状”是否又的确若此呢? 我们不妨对他曾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小文《尝试有意义的历史叙说》细细考证:

“从前我读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印象就留在心里抹不去……往后能够写成这样一部书便是那时的一点私衷。”——迄始“从前”终至“往后”,谁能想不到“那时”沉潜?

“我是副刊编辑,几十年经手的,以写景散文为多。自己也写一些。日子一长,心思自然就落在这种文体上了。也看古代的、近现代的山水记,给我的影响不小,心有所感,就想写写这个过程,给此种文体的研究打个底。”——用“几十年”的亦编亦写亦看亦心有所感给研究“打个底”,我们不能不对马力的这种沉潜功夫深表敬意。

“况且在我的作者里面,许多人就是从三四十年代过来的,身上流着新文学的血脉,我和‘五四’的精神联系也就更紧。我如果不下笔……这样一想,心里发沉,竟至有点急。我要做这件事,虽则没有谁给我下令,我是从内心领命。”——最高的自觉,是沉潜的极致。

“1992年,余树森先生要编一本写景散文的集子……我应约参与其事……有一天,我去余先生家谈书稿……心上忽然跳出‘风景散文’四字……在我,风景散文的概念也就入了心。”——古人云:“一名之立,旬月踟躇。”又谁知“风景散文”之立于今,几近20年矣!

“语言很重要……假定这本书在叙述上还有一些味道,文字上的着意,功有半。”——此谓“文字上的着意”,又岂能轻而易举? 非深谙语言三昧者,实不可稍为之也。实际上,马力此著魅力独具的成功之处,尤在其成熟的“有意义的历史叙说”——这“有意义的”马氏语言,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独创性。“我喜欢让史带点个人笔调,即节制中的扬厉。”马力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且看他对其芳的总体评价:“诗意的温情和理性的光芒,熔铸了何其芳独异的散文风景。把个人的成长辙印清晰地烙印在创作语境中,让文字建筑代表完整的人生,他由此实现了文学与生命的双重建设。”这样的“评价”是不是如韩愈所说的“惟陈言之务去”? 是不是做到了姜夔在《白石诗说》中所言的“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自不俗”? 我 think 是的。在《中国现代风景散文史》中,马氏语言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简约。这个特点对于一部将近百万字的巨著来说,尤其难能可贵。“我读钱基博的文学史讲义,风格简峭,唐刘知几所谓‘疏而不遗,俭而无阙’,他做到了,故能古意盈满纸上,深让我敬佩。”“敬佩”之余,马力予以致用,因有多年的沉潜功夫,自是立竿见影,如他为现代作家群像所做的鲜明梳理:徐志摩是“天地之间迸燃的精神火焰”,朱自清是“绿色踪迹萦响的自然清籁”,林徽因是“盈盈顾盼中的意象建构”,沈从文则是“湘西远空萦绕的朴素清歌”,等等。这些简约之喻无不精到、贴切,既能让读者从林立群像中有所梳别,又能令读者对每一座雕像均识见清晰,印象深刻。马力语言的此等简约功夫,不能不令人想到陆机在《文赋》中的千古名句:“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信然! 在《中国现代风景散文史》中,马力的语言功夫实在是出众多多,正如它的第三个特点,那就是“杂糅”。在规范的现代汉语中,“杂糅”其实是指一种错搭的负面句式。但在马力那里,“我一向以为,中国文言让今人读来,虽难顺畅,它的清湛和典雅却是最有精神的。我不通古典,只粗读一些,也稍受熏习,下笔述游,便在白话中掺点文言的味道进去,谓之杂糅。”——可见,在马力那里,“杂糅”的含义和常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它主要是指在白话中“杂糅”文言——这当然不是马力的首创,但却绝对是马力的别解和鲜明的语言主张。他在《越吟的古韵》中,还进一步强调:“续弹旧调,或许为方家所不屑。鲁迅记禹祠,只用去二百余字,换了通俗的话,如何写得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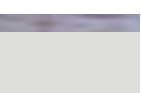
马力此间,充溢着扎实的底气。这不禁又让人想起“沉潜”二字来。上言《越》文来自《山水文心——与大师同游》一书,而此书正是《中国现代风景散文史》的前世今生,并曾荣获第二届冰心散文奖(理论类)。除此之外,马力迄今尚有《鸿影雪痕》《南北行吟》《走遍名山》《走遍名水》《什刹海的心灵游吟》等散文作品集风行于世。也许,正因为有这么大成功的作品“沉潜”于胸,马力关于“杂糅”的语言主张才能够那么底气沉实吧?

接着看《越吟的古韵》:“此篇《辛亥游录》,枝叶全由古典的根带来,韵致直似唐宋人做出的那些,竟至可以从文字间看出柳子厚、苏东坡的影子,且令我对旧游的绍兴山水向往,仿佛又坐入乌篷船,在轻细的拨浆声里穿过水巷,直朝鉴湖悠悠荡去。”

“杂糅”影影绰绰,知语更胜景语。这就是马力独特语言的最大魅力所在。这就是马克·吐温所曾说过的那句谜一样名言的最好答案:“正确的句子与几乎正确的句子之间的区别如同闪电与萤火虫之间的区别一样。”

了解马力的朋友们都知道,沉潜于世,专心写作,是他生命的常态。在《尝试有意义的历史叙说》一文中,他也曾有所告白:“我不是专门治学的,没有大块时间,只能利用编余完成这部书稿。”是的,近些年来,身为某报副总编辑的他,也许只有在每天看大样儿到很晚并最终签字付印之后,才能骑上他那辆老旧的自行车,风雨无阻,目标始终如一,慢慢地踱向他的理想家园……

《中国现代风景散文史》不仅是一种学术理想的终于实现,更是一种沉潜价值的证明。但愿在今后的日子里,不仅在马力的人生词典里,而且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奋斗词典里,都有“沉潜”这个词熠熠闪光。



## 他在民国一隅梳理美文

□李林栋